

从“名家”到“名学家”

——近代学术分科中“名学”和“名学家”之名的生成

甘进

(贵州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中国古代有“辩者”之称,无“名学”之名。传统知识分类体系有“名家”之位,无“名学家”之说。“名家”如何在近代学科分类中演变为“名学”和“名学家”?随着晚清分科体系的建立和大量新名词、新概念的涌入,一系列学科新名词,如化学、计学、名学等被创制生成。词缀“学”在指称学术思想之外成为了具有近代学科意义的学科名称的后缀。在此背景下,“名学”成为了一门学科(discipline)。从“名家”到“名学家”并非自然直接的过渡,除了需要“名学”转换外,还需要“家”这一新词缀。此外,“名学家”一词的创制还与近代汉语在构词上通过附加类词缀构造新词以及汉语的词汇化现象有关。

关键词:名家;名学;名学家

中图分类号:B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3-0039-07

一 问题的提出

晚清时期,从西方引入的知识分科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体系。因知识体系的近代变革,学人会不自觉地运用当代话语去建构古代话语,“名学”一词的使用便是一例。当今学界在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或中国本土名辩时往往将“名学”作为既定语词加以使用,但当代知识体系中的“名学”于近代生成。先秦有“辩者”之称,无“名学”和“辩学”之名,“名学”和“辩学”的称谓为后人提出^①。传统知识分类体系有“名家”之位,无“名学家”之说。“名家”如何在近代学科分类中演变为“名学”和“名学家”?从“名家”到“名学”,再到“名学家”,这些术语和称谓变化的背后蕴含着晚清知识体系的转型。今人所使用的术语“名学”和“名学家”已是层层累积的概念和

史实,过往的研究鲜会逐层解剖和分析“名学”和“名学家”概念的发生与演化。鉴于此,本文不把“名学”和“名学家”作为既定的语义概念,而视其为被历史的建构,考察其在近代如何被建构,而这种建构成为了文化和思想学术动态迁变的历史镜像。当许多学者询问“名学”是什么时^②,把视角转向“名学”一词的生成或许能另辟蹊径寻求解答。

二 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中的“名家”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体系不以“科”分类,而是“以人类书”^③,即以“人”为分类知识标准。常见形式为以诸子姓名为标号,添加后缀“者”“家”,以“某某者”“某某家”冠名分类,如儒者、儒家、墨家、名家和辩者等。以“名学”为分类名

收稿日期:2020-12-25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项目(17GZGX35);贵州大学文科研究一般项目(GDYB2017006);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基金项目[贵大人基合(2017)007]

作者简介:甘进(1982—),女,贵州开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逻辑学研究。

①崔清田:《名学与辩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②参见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曾祥云:《“名学”究竟是什么——与孙中原先生商榷》,《学术界》2002年第5期;曹峰:《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③郑樵:《通志(第1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5页;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王重民通解,傅杰导读,田映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页。

来类分先秦思想学派发生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转型期间。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使用“名学”指称逻辑,此后,“名学”被学术界频繁地使用,其被用作“logic”汉译名的同时,还被用于指称先秦名辩思想。在中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中,名家是否位列其中?又如何被安置?

《庄子·天下》将惠施和公孙龙以“辩者”称,有学者认为这是“辩者”一词的首次使用^①。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先秦学派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家,并言:“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

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其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②在近代西方学术分科观念涌入之前,中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无论是官修目录还是私家收藏目录,均将名家纳入系统之内,具体分类情况详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在清《四库全书总目》之前,各分类书籍均在大类下为“名家”设立了专门类目。

表1 名家在中国传统知识系统中的分类情况

朝代	分类书籍	大类	类目
汉	《七略》	诸子略	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汉	《汉书·艺文志》	诸子略	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南朝	《七录》	子兵录	儒部、道部、阴阳部、法部、名部、墨部、纵横部、杂部、农部、小说部、兵部
唐	《隋书·经籍志》	子部	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宋	《崇文总目》 (官修目录)	子部	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兵家、类书、算术、艺术、医书、卜筮、天文占书、历数、五行、道书、释书
宋	《通志·艺文略》 (私家收藏目录)	诸子类	儒术、道家、释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兵家
元	《宋史·艺文志》 (官修目录)	子部	宋史艺文志 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天文、五行、著龟、历算、兵书、杂艺术、类事、医书
明	《国史·经籍志》 (私家收藏目录)	子类	儒家、道家、释家、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五行家、医家、艺术家、类家
清	《孙氏祠堂书目》 (私家收藏目录)	诸子	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兵家
清	《四库全书总目》 (官修目录)	杂家类	名家没有单列,并入杂家

“名家”是“以人为基本”的学术门类。傅斯年将此学称为家学,不同于近代学科意义上分科式的“专门之学”。傅斯年批评“中国学术思想界存在的基本误谬”,指出家学与西方知识分科性的“以学为单位”的“科学”的不同之处:“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弟子之于师,私淑者之于前修,必尽其师或前修之所学,求其具体。师所不学,弟子亦不学;师学数科,弟子

亦学数科;师学文学,则但就师所习之文学而学之,师外之文学不学也;师学玄学,则但就师所习之玄学而学之,师外之玄学不学也。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西洋近代学术,全以科学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成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③

诚然,傅斯年对家学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家学的一大弊病是学术不能生息繁衍,“人存学举,人亡学息”,因而主张学术分科。傅斯年文中所言“以学为单位”中的“学”亦指“科学”,而“科学”

①崔清田:《名学与辩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②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740页。

③傅斯年:《傅斯年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6页。

所以学学,非所以学人。“学学”中的第二个“学”指“学之分科”,即分科之学,是学科意义上之学。顾颉刚对于“家学”与“科学”的理解,与傅斯年相去不远。顾颉刚批评家学之弊,称经籍之学无分科之统系,主张分科治学。其言:“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惟其不明于科学之统系,故鄙视比较会合之事,以为浅人之见,各守其家学之肇垒而不肯察事物之会通……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岂犹有家学为之障乎!敢告为家学者,学所以辨于然否也;既知其非理而仍坚守其家说,则狂妄之流耳;若家说为当理,则虽舍其家派而仍必为不可夺之公言,又何必自缚而不肯观其通也。”^①

三 学科分类以及新学科“名学”的出现

随着晚清学人学科观念和分科意识的建立,以及大量新名词和新概念的涌入,出现了众多以“学”为后缀的学科名,如化学、力学、流体力学等。此外,清末学堂实行分科教育,四部之学的知识分类方式逐步被西方学科分类取代,由此出现了众多以“学”为后缀的学科,如名学、经学、数学等。这些以“学”为后缀构成的新名词,其“学”之涵义并非其旧有用法所能包含。“学”在指称学术思想之外,成为了具有近代学科意义的学科名称的后缀,“某某学”成为了学科名称。在此背景下,“名学”成为了一门学科(discipline)。

(一) 学科新名词的出现

19世纪中叶,已有出版物对西方的学科分类进行了介绍。《六合丛谈》在1857年至1858年刊行的15期中对西方的科学知识做了系统的引介。在确定诸学科的中文译名时,伟烈亚力在创刊号的《小引》中有意识地将各类知识分支学科界定为“学”,以诸如“化学”“察地之学”“鸟兽草木之学”“测天之学”“电气之学”等名作为学科名称^②,而这些学科译名,在当时都是学人们未闻的学科新名词。对于这些学科新名词,清学人持何

种态度?在梁启超编纂《西学书目表》(1896年)之前,已有学者在讨论读西书、采西学时使用“学”为后缀的学科名来介绍西学。冯桂芬在撰写《校邠庐抗议》时就曾使用算学、重学、光学和化学等学科称谓^③。1896年,梁启超发表的《西学书目表》对知识进行了重新分类,其类目的设置不再遵循中国四部分类的传统,而是列出“学”“政”“教”三大类,并在“学”类下划出28个小类,皆以“某某学”来命名,如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等^④。在随后编辑出版的各类书目中,以“学”为后缀的学科名常见于类目设置中。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1898年)政治门下对图书按国家学、政治学、行政学、财政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和家政学进行分类^⑤。梁启超和康有为在面对冲击时,对中国既有知识分类方式进行了结构性变革。在西方分科冲击下,中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支离破碎,中国固有学问如何被安置?

孙宝瑄和刘师培是清末主张分科治学的两位学人。分科治学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把按四部之学分类的知识领域拆分,用西方的学科体系重组后将其纳入其中,即以西方学科体系整理中国固有学问。以四部分类中的经部为例,西方学科体系中无经部一科,若要经部纳入学科体系,需对经部下的知识门类进行拆分,并做重新的界定和整理,再整合于西方学科体系之中。孙宝瑄认为经部的知识门类拆分后可分别归入哲学和史学学科,其言:“今于经,又别为二类:一曰哲学类,一曰史学类。”^⑥其中,《尚书》《春秋》《周礼》《仪礼》《毛诗》和《尔雅》归入史学,《周易》《论语》《孟子》《孝经》归入哲学,《礼记》则半哲半史。与孙宝瑄的处理方法大体相同,在对待经部知识时,刘师培虽不主张废经,但认为应依据西方学科体系对经部知识进行重新整理。具体的做法是从形式上将经部改称“经学”,使之与西方学科体系相对应。其所著《经学教科书》直接以“经学”命名,在对六经进行重新划界时,刘师培认为《易经》“所该之学最广,惟必先明

①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页。

②沈国威:《〈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1—522页。

③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④陈建华,曹淳亮:《广州大典(第38辑史部目录类)》,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835—853页。

⑤陈建华,曹淳亮:《广州大典(第38辑史部目录类)》,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643—834页。

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3页。

其例,然后于所该之学分类以求”^①,并在第22至第31课讨论了《易经》与古文字、数学、科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哲学学科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10课的分类专论中,“易经”以“易学”称,其题目依次为“论《易经》与古文字之关系”“论《易》学与数学之关系”“论《易》学与科学之关系”“论《易》学与史学之关系”“论《易》学与政治学之关系”“论《易》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易》学与伦理学之关系”“论《易》学与哲学之关系”。除《经学教科书》外,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中也讨论了中国旧学,此旧学非经学,而是诸子之学。二论的相同之处皆对旧学以新理言之。对诸子之学“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也”^②。其所言稍有别的案之例乃有别于传统之学的体例架构,即以人为体的体例架构,而取以学为主的学案之体,即采西学的学科体系,将诸家之言类分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史、兵学史、教育史、理科学史、哲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和文章学史。

孙宝瑄和刘师培对中学比附式的处理方式尚需重新检讨,但从其论述中能透析出在学科范畴下“学”字含义的迁变。“学”在中国古代指称学术思想^③,并无近代学科类分之义。在此意义上,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中的“名家”并不能称其为一门学科。接下来的问题是,“名学”何时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学科”一词具有“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④等多重含义,兼具知识(体系)和权力,并与制度高度相关。如果试图从制度层面观察“名学”学科在近代知识体系转型过程中如何被建构,如何进入新分类体系,就不能忽视学科体制对其产生的影响。

(二)“名学”学科的出现

“分科治学”为“科学”所含之义,在学术分科之外,随着晚清教育体系改革,“科学”含义流变,新式学堂开始分科设教^⑤。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讨论新式学堂教育时,给出了一套知识分科的架构,主张设名学,归入无形理学^⑥。1903年震旦学院开办前,马相伯制定了学院章程。相较于蔡元培在理念层面的论述,这份章程落于实际层面的操作。章程规定“课程遵泰西国学功令,分文学 Literature、质学(日本名之曰科学) Science 两科”。文学科分“正课”与“附课”,正课包括“古文(Dead language)”“今文(Living language)”和“哲学(Philosophy)”,“哲学”由“论理学(Logic)”“伦理学(Ethics)”和“性理学(Metaphysic and psychology)”构成^⑦。

1902年,张百熙主持制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此章程明文规定大学实行分科分系教育,设大学院、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预备科,并附设仕学馆和师范馆。除大学院外,大学科、预备科,以及仕学馆和师范馆均需设立分科课程。预备科课程分政科和艺科,“名学”为政科第十科目,由外国教习授,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学习“名学(大意)”,第三学年进入演绎内容的学习。因政科学生毕业后升入政治科、文学科和商务科,所以大学政治科、文学科和商务科学生皆习过“名学”一课^⑧,《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虽未被执行,但学堂科系和课程的设置以制度的形式被确定,“名学”在新式学制体系中以课程的形式获得了合法的位置。两年后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延续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名学”的合法地位,所不同的是“名学”改称“辨学”^⑨。在《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之前,张百熙遵旨议奏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次第兴办学堂,主张《奏定大学堂章程》应保留钦定章程高等学堂中“名学”科目

①刘师培:《经学教科书》,陈居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②刘师培:《刘师培全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

③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13页。

④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页。

⑤张帆在其博士论文中详述了新式学堂分科教学的由来,详见张帆:《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运用(1896—1919)》,中山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蔡元培:《蔡元培全集(1卷)》,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9页。

⑦马相伯:《马相伯集》,朱维铮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2页。

⑧大学分科课程并未详列,待“预备科学生卒業之后,酌量情形再行妥定”。参见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4—757页。

⑨朱有瓚:《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70—822页。

的设置:“又钦定章程高等学堂有外国文、诸子、名学三科目,而该督原奏无之,此则似不宜缺。”^①此外,张百熙认为名学与哲学实不相同,名学有益无弊,能“主分别条理迥非课虚叩寂之谈”,哲学则有“骛广志荒之弊”,会致“士气浮嚣”“人心偏宕”,随后复议了张之洞对哲学的排斥:“至于名学一科,中国旧译为辨学,日本谓之论理,与哲学判分两派,各不相蒙,其大旨主于正名实,明是非,尚无他弊。盖哲学主开发未来,或有骛广志荒之弊,名学主分别条理迥非课虚叩寂之谈。此钦定章程中所以必取名学,而哲学置之议者,实亦防士气之浮嚣,杜人心之偏宕,与该督等用意正同。”^②由于张百熙和张之洞的力荐,在晚清学科建制中名学有了合法的位置,与哲学的境遇截然不同。

对“名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讨论,除了学制层面的考察,其在图书分类和辞书类目中的设置也是其学科建制化的必备要素^③。1903年,《新尔雅》出版。这本收录了西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新概念的术语集在对知识进行分类时,编撰者汪荣宝和叶澜将名学纳入了分科体系,设置政、法、计、教育、群、名、几何、天、地、格致、化、生理、动物和植物14科,其中“名”为“名学”,包含释名词、释命题、释直接推理和释间接推理,共收录词条89条^④。在同一时期的辞书中,不单《新尔雅》的知识分类体系设立了“名学”科,其他辞书在对知识进行分类时也设立了“名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1911年)的设科原则为先类目后分科,“名学”科下设在政治、教育、格致和实业四大类目的教育类,收录词条16条^⑤。除正式的百科全书,学部编订名词馆编订和颁布了各科的中外名词对照表,以期解决译名混乱问题。《辨学中英名词对照表》言“logic”“旧译辨学,新译名学,攷此字语源于此学,实际似译名学为尤合,但奏定学堂章程沿用旧译,相仍已久,今从之”^⑥。

“名学”学科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与晚清学人对知识进行重新分类的意识和对西方学科分类

的关注有关。在新式学科体制中,名学能占有一席之地,除了晚清学人对名学的认知,也与晚清仿日本学制有关^⑦。

四 从“名家”到“名学家”

进入20世纪后,前期涌入的大量新名词逐渐被消化沉淀。只是,从“名家”到“名学家”并非自然直接的过渡,除了需要“名学”转接外,还需要“家”这一新词缀。此外,“名学家”一词的创制还与近代汉语在构词上通过附加类词缀(或准词缀)构造新词以及汉语的词汇化现象有关。

表2所列是“logic”和“logician”中译名在清朝至民国出版辞书中的演变情况。此番变化,第一,因概念“学”含义的迁变,“logic”的译名在知识分科的浪潮中从以“之学”“之法”为后缀的译名,如明论之法、明辩之学、理论之学等过渡到以“学”为后缀的译名,如名学、辨学、论理学和思理学。与此同时,新名词语境下“logician”的译名也发生了变化。以“士”和“者”为后缀的译名,如思理之士、明理之士和精论理学者逐渐被以“家”为后缀的新名词,如名学家和辨学家取代。第二,近代汉语新词中的词汇化趋势促使“名学”和“名学家”的生成,“logic”和“logician”中译名逐渐以词的形式而非短语的形式出现。表2中,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将英文“logic”译为汉语中的短语“推论明理之学”“明论之法”。此后,在近半个世纪的字典编纂中,“logic”的中译词以短语和词汇并存的形式呈现。“logician”则在较长的时间译为汉语中的短语“思理之士”“明理之士”。进入20世纪,词汇形式译名的比例增加,直至完全取代短语形式的译名。第三,虽然“名学”一词古已有之^⑧,但是作为“logic”对译词,“名学”为近代生成的新语。与此同时,“名学家”作为新词使用。1916年的《官话字典及翻译手册》(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ion)对“logic”

①朱有曦:《中国近代学史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5—66页。

②朱有曦:《中国近代学史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③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3—214页。

④沈国威:《新尔雅: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235页。

⑤黄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上海国学扶轮社校印1911年版,第1页。

⑥学部编订名词馆:《辨学中英名词对照表》,学部编订名词馆发行。

⑦杨晓:《中日近代教育关系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17页。

⑧晋荣东:《伍非百的先秦名学研究与新名学的可能性》,《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和“Logician”的翻译分别为“名学(新)”“辨学(新)”“思理学(新)”与“辨学家(新)”^①。在对译词后用汉字标记“新”,是因为编者赫美玲(Karl E.G. Hemeling)将辞典所收词条分为“俗”“文”“新”和“部定”四类。“新”指现代术语,且这些现代术语大部分来自中国古汉语和日语,并普遍使用于日常口语。第四,与“名学”的生成不同,“名学家”一词更有可能是一个复合词,为词根“家”加上“名学”组合而成。其演变过程从“名家”到“名学”,再到“名学家”。20世纪初叶,“家”以新词缀的形式出现。艾达(Ada Haven Mateer)注意到了大量新词缀的出现。在1913年出版的*New Terms for New Ideas; a Study of the Chinese Newspaper*中的第1课和第2课,艾达详论了新词缀的问题:“如同英语的词缀,可在汉语的一个词或多个词后添加一个或两个汉字,从而对词的意义进行某些限定和修饰。对于汉语来说,这并不是新形式的构词法,但却较以前的使用更为普遍。由此,导致新词缀数量和所生成新词数量的大幅增加。”^②这些新词缀有“家”“派”

“界”“世代”“时代”“思想”“主义”“精神”和“术”。其中“‘家’用于指称一类人,由其构成的复合词活跃于近代汉语词汇中”^③。如政治家(Politician)、演说家(Lecturers)、哲学家(Philosophers)、探险家(adventurers)、慈善家(philanthropists)等。第五,近代汉语,以词缀“家”构造的新词与英文-cian、-er、-or、-ist词缀结尾的单词有着相对固定的对译关系。如,词缀“-cian”构造新词“政治家(Politician)”“电学家(Electricians)”,“-er”有译词“演说家(Lecturers)”“哲学家(Philosophers)”,“-or”有译词“著作家(Author)”和“飞行家(Aviators)”,“格致家(Scientists)”和“慈善家(philanthropists)”的词缀为“-ist”。严复因其具有英文文法的深厚功底,在《英文汉诂》中讨论尾声造字时论及了-er、-ist等词缀对译问题^④。此种通过用现代汉语词尾或词头替换外语原词的词尾或词头的做法是近代汉语外来词的创造方式之一^⑤。“名学家”(Logician)在近代汉语新词构造的大环境中生成。

表2 清季和民国辞书中“logic”和“Logician”中译名

年代	编纂者	字典名	Logic	Logician
1847—1848	麦都思 (Medhurst, Walter Henry)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明论之法 推论明理之学	
1866—1869	罗存德 (Lobscheid, William)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英华字典)	思之理,理论之学,明理,明理 之学,理学	思理之士 明理之士
1883—1884	罗存德原著 (日)井上哲次郎订增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订增英华字典)	思之理,理论之学,明理,明理 之学,理学,推论之法	思理之士 明理之士
1902	罗存德原著 企英译书馆增订	商务印书馆英华音韵字典集成	思之理,理论之学,明理,明理 之学,理学,推论之法	思理之士 明理之士
1904	狄考文(Mateer, Calvin Wilso)	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名学,辨学	
1908	颜惠庆(Yen, Hui-ch'ing)	英华大辞典	辨学,名学,论理学,是非学, 推理之学,思想公理之学;理, 道理,理由,论理	精论理学者名学家
1916	赫美玲(Hemeling, Karl Ernst Georg)	官话字典及翻译手册	名学(新),辨学(新),思理学 (新)	辨学家(新)
1924	张謇,沈彬主编	新式英华双解词典	论理学,名学	精论理学者名学家
1935	吴治俭,胡诒穀编纂	袖珍英华字典	论理学,名学,推论法	论理学者名学家

①Karl E.G. Hemeling.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p.812.

②Ada Haven Mateer.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a Study of the Chinese Newspaper*.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13, p.1.

③Ada Haven Mateer.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a Study of the Chinese Newspaper*.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13, pp.1-3.

④严复:《英文汉诂》,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第114—116页。

⑤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167页。

结语

无论是作为学科建制的“名学”,还是作为新名词的“名学”,“名学”一词的生成所折射出的是近代中国学术与知识制度的转型。当学术分科趋之细化,众多加冠“学”名的新学科随之出现。这些新学科“或化有为无(如经学),或无中生有(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相关各种专史等),或名同而实异(如文学、‘经济’学等)”^①。“名家”是学问的家派之分,而非学科之分,“名学”是在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学科体制下重新重组的学问。近代后,学人们在学科范畴下使用“名学”一词,其所具之含义和囊括之范围已不同于中国古代“名家”。当以后出的“名学”“辩学”或“名辩学”的界说统系古代“名家”时,这样的重构是否拆散了其原有架构,将原本不相关的名家思想学说关联于“名学”“辩学”或“名辩学”概念内。换言之,当加冠“学”名后,“名学”所指是否是古代“名家”论说?当“名学家”作为 Logician 的中译名,

使用“名学家”去指称中国古代“名家”时,是否能不加说明的指代?抑或说“名学家”是否能作为“名家”的替换词?这些问题都还需仔细斟酌。

中国古代是否有学科分类或书目分类,这些分类是否是知识分科成为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上,中学西学各成体系,不宜用西学分科的标准去评判中国古代是否对知识进行了分科。因为这样的评判,无论回答是与否,都是将西学置于优势地位,以西方为参照系完成的。这样的比较无论在近代还是当代,都让我们陷入了种族中心主义的漩涡^②。如果“名学”是有关中国古代“名”的论说的学问,古代名家对此问题的研究本不分科。当前名学研究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的“名学逻辑化”^③和研究路径上的狭隘化^④都与近代分科后名学被分涉多个学科领域有关。若想获其本质,研究者需冲破学科藩篱,回到历史现场。

From “Mingjia” to “Mingxuejia”:

Birth of the Names of “Mingjia” and “Mingxuejia” in Modern Discipline System

GAN Ji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re was a name of “sophists” in ancient China, but without the name of “mingxue”. Chinese traditional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system had the category of “mingjia”, but without “mingxuejia”. How was “Mingjia” generated into “Mingxuejia”?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influx of a large number of new nouns and concepts, many new terms, such as “chemistry”, “jixue” and “mingxue” were created. The affix “xue” became the suffix for the name of discipline which was of modern disciplinary significance apart from that it referred to academic thought. Under this background, “Mingxue” had become a discipline. The term “Mingxuejia” did not evolve naturally and directly from “Mingxuejia”, which needed the new affix “jia” after the word “Mingxue”. The coinage of the word “Mingxuejia” was relat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 new word was formed through adding quasi-affix and the lexical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mingjia; mingxue; mingxuejia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桑兵:《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本期专栏解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②Yijing Zhang. “Is logos a proper noun? Or, is Aristotelian Logic translatable into Chinese?”, *Radical Philosophy*, 2019(4): 7.

③晋荣东:《伍非百的先秦名学研究与新名学的可能性》,《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④曹峰:《对名家及名学的重新认识》,《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